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首席女法医

【绿头苍蝇】

Blow Fly



YZLI0890131669



南海出版公司

首席女法医

【绿头苍蝇】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YZLI0890131559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绿头苍蝇/[美]康薇尔著;王瑞徽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1
ISBN 978-7-5442-5216-4

I. ①首… II. ①康…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13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217

BLOW FLY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2003 by Cornwell Enterprises,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2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绿头苍蝇

[美] 帕特里夏·康薇尔 著
王瑞徽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侯晓琼 马秀琴
特邀编辑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唐人佳悦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216-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路易·卡塔尔迪博士，
东巴吞鲁日县验尸官
一个优秀，荣耀，仁慈，实事求是的人
——世界因你更美好

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

——《旧约·约伯记》21:26

1

凯·斯卡佩塔医生将小玻璃瓶移近烛光，照亮一条在酒精中沉浮的蛆。只消一眼，她已看出这比米粒还小的乳白色虫尸被装进黑色螺旋盖样本瓶之前，处于哪个变态阶段。假设这条幼虫有机会存活下来，它将长成一只丽蝇，也就是绿头苍蝇。它也许会在人类尸体的嘴巴、眼睛上，或者活人的溃烂伤口上产卵。

“非常感谢你们。”斯卡佩塔说，环顾着桌边参加二〇〇三年度全国法医学学会训练班的十四名警察和犯罪现场鉴定技术学员，最后目光停在妮可·罗比拉德那张无辜的面孔上，“我不知道这东西是谁采集的——当然，采集地点不太适合在餐桌上讨论，还特地为我把它保存起来……不过……”

大伙耸着肩膀，眼神茫然。

“我得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碰上有人拿蛆当礼物送我。”

没人承认。但斯卡佩塔从未怀疑过一个事实，那就是警察擅长虚张声势的习性，以及必要时撒谎的能耐。还没人知道将有一条蛆出现在餐桌上时，斯卡佩塔就注意到妮可·罗比拉德嘴角的笑意，那时她便起了疑心。

烛焰的光芒映着斯卡佩塔手中的玻璃瓶。她的指甲修剪得短而方整，手指由于长年处理死者尸体，切割顽强的肌肉组织和骨头而锻炼得无比坚定、优雅且有力。

同学们没有大笑，这对妮可而言相当不幸，羞辱感如一股寒流袭击了她。

和他们相处已有十个星期，他们理应把她当成同伴和朋友，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仍被看成从路易斯安那州扎卡里市来的乡巴佬妮可。在这个人口只有一万二千的城市，谋杀案可说是闻所未闻的暴行。连续数年没有凶案记录在扎卡里也很寻常。

妮可的同学大都为沉重的凶案侦办工作所苦，有的还自创等级。例如，轻度谋杀案、完全谋杀案，甚至城市重建等。妮可却没有自己得意的分级方式。谋杀案就是谋杀案。她在八年的警察生涯中只遇见过两起凶案，都是家庭枪击案。更糟的是，课程开始的第一天，就有个讲师逐一询问所有学员，他们居住的公寓平均每年发生几起凶案。没发生过，妮可说。接着他又问公寓规模。三十五人，妮可说。或者就像她一个新同学形容的，比我八年级同学的人数还少。这应该是妮可人生的最大转机，从一开始她就放弃融入其中的努力，消极接受了在警界被归类为“她们”，而非“我们”的事实。

妮可懊悔地发现，她古怪的蛆虫礼物侵害了什么（她也说不清），但可以确定，无论如何她都不该送礼物给传说中的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不管什么礼物。妮可脸颊发热，冷汗浸湿了腋窝，等待着自己偶像的反应。但对此她无法解读，也许是由于过度不安和尴尬而昏了头。

“就叫它玛琪吧，虽说我们无法判定它的性别，”斯卡佩塔说，烛光在她的金属框镜片上跃动，“我想，对一条蛆虫来说这名字够好了。”她举起小瓶，吊扇扇起的风拍击着玻璃罩里的烛焰。“谁能告诉我，玛琪正处在哪个蜕变期？被人丢进这一小瓶乙醇之前，”她扫视众人，视线再度停驻在妮可身上，“它正处于第几虫龄？还有，我怀疑玛琪是被活活淹死的。它和我们一样需要呼吸。”

“哪个傻瓜会淹死一只蛆？”一名学员大声说。

“是啊，想想吸入酒精的滋味……”

“说什么呢，乔伊，你已经吸了一整夜了。”

诡异而刻薄的黑色幽默如暴风雨由远方隆隆逼近，妮可无从闪避。她往椅背一靠，手臂交叉在胸前，努力装出一脸的满不在乎，脑海里却不期而然响起父亲一句关于暴风雨的告诫：妮可，亲爱的，打雷的时候，千万别单独

站着，别以为躲在树下就没事。记得就近找一条沟渠，尽可能往里藏。然而此时，除了沉默，她已无处可躲。

“嘿，医生，最后一次测验我们已经通过了。”

“谁把家庭作业带到餐桌上了？”

“对啊，现在又不是值勤时间。”

“不是值勤时间，原来如此。”斯卡佩塔笑着说，“这么说，如果你下班后发现失踪人口的尸体，是否就可以弃之不顾呢？是这个意思吗？”

“我会等到喝完波本再说。”一名学员说。他那颗剃光头发的头颅亮得好似上了蜡。

“说得也是。”她说。

所有学员都狂笑起来，妮可除外。

“这种状况随时可能发生，”斯卡佩塔将小样本瓶搁在她的酒杯旁，“你忽然接到电话，或许是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而你就像现在一样，已经下班，喝了几杯酒，有点醉意，或者正在生病，正和情人、朋友、小孩争吵。”

她推开没吃完的黄鳍金枪鱼，两手在方格桌布上交握。

“可案子是不等人的。”她补充道。

“说真的，有些案子并不那么急，不是吗？”一个芝加哥警察说。学员们都称他“卜派”，因为他左臂上有一个船锚刺青。“比如丢在井里、埋在地下室的尸骨，或者藏在水泥板底下的尸体。我是说，它们又不会跑掉。”

“死者是很没耐性的。”斯卡佩塔说。

2

湿地的夜晚让杰伊·塔利想起南方乡村乐团，牛蛙鸣唱低音，雨蛙演奏聒噪的电吉他，蝉和蟋蟀则分别刮着敲击板、拉着提琴。

他将手电筒照向一株老柏树阴暗缠结的树干。鳄鱼的眼睛一闪，旋即隐入黑色水面之下。贝史迪尔汽艇已关掉马达，在水上轻轻滑行。手电筒光线激起阵阵恼人的蚊虫鸣声。杰伊坐在掌舵座位上，懒懒地瞥了眼脚下鱼箱里的女人。几年前他选购汽艇时，这艘贝史迪尔特别令他心动，因为甲板下的鱼箱又长又深，足够容纳一百二十磅冰块和鱼，或一个任他处置的女人。

她惊慌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在黑暗中闪烁。白天，这双眼睛是蓝色的，深邃美丽的蓝。杰伊用手电筒光线轻抚她的身体，从那漂亮成熟的脸蛋开始，直到涂了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她痛苦地紧闭双眼。她是金发女子，四十出头，但看起来年轻得多，身材娇小，曲线玲珑。玻璃纤维鱼箱里衬着一层橙色衬垫，已被陈旧的血渍染得污黑。杰伊很小心，甚至称得上体贴地将捆绑她手腕和脚踝的黄色尼龙绳系得很松，以免造成淤血。他告诉她只要不挣扎，绳子就不会割伤她柔嫩的皮肤。

“挣扎没有用，”他说，低沉的男中音和他金发美男的外貌很相配。“我不会塞住你的嘴巴。叫喊同样没用，是吗？”

她点点头，这让他忍不住大笑。因为她的点头，看似回答“是”，其实想要表达“不”。他了解人面临恐惧时，思考和行为有多么混乱。恐惧，他

总觉得这个字眼实在不够有力。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编写《英语词典》时，一定不明白一个人预期恐惧和死亡即将降临时的真正感受。那种死到临头的感觉让身体的每个神经元、每个细胞霎时陷入惊骇狂乱之中，绝非恐惧可以形容。但即使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杰伊，也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形容他的受害者们所受的磨难。

战栗。

不对。

他细看那女人。她是羔羊。世界上有两种人：狼和羔羊。

寻找形容羔羊们感受的完美字眼让杰伊着了魔，变成一种没完没了的探索。荷尔蒙，也就是肾上腺素，是一种魔法，能让正常人变为自制力和理性都与被捕青蛙相去无几的低等生物。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等专家提出的急性应激反应，加上受害羔羊的个人经历和想象，造就了濒死一刻的感觉。羔羊通过书籍、电视、电影或新闻接触的暴力越多，就越能想象自己即将面临的梦魇有多么可怖。

可那个字眼，那个完美的形容词，他今晚怎么也想不出来。

他弯身至甲板，聆听他的羔羊急促浅短的呼吸。她颤抖着，因为惊颤（暂且充当那个完美的字眼）震荡着她的每个细胞，产生难以忍受的混乱。他伸手到鱼箱里碰触她的手，那手冰得像死人一样。他用两根手指按住她颈侧，找到颈动脉，盯着荧光表测量她的脉搏。

“一百八十次左右，”他对她说，“可别心脏病发作。以前有个人就是这样。”她望着他，眼睛瞪得比满月还大，下嘴唇哆嗦着。

“我是说真的，别心脏病发作。”他严肃地说。

这是命令。

“深呼吸。”

她照做，胸口颤动不已。

“好点了吗？”

“是的，拜托……”

“妈的，你们这些小羔羊怎么都这么客气啊！”

她身上那件污秽的紫红色棉衬衫几天前就被他撕裂了。他将破裂的前襟拨开，她异常丰满的胸部露出来，在微弱的光线下颤动着。他沿着那圆润的线条，往下滑过起伏的肋骨和平坦的腹部，来到她牛仔裤拉链被拉开的部位。

“对不起。”她细声说，泪水滚下沾满泥泞的脸颊。

“又来了。”他坐回他的掌舵宝座，“你真以为礼貌周到就能让我改变计划吗？”她的礼貌点燃了一把缓缓焖烧的怒火。“你知道礼貌在我眼里代表什么吗？”

他等着她的回答。

她努力想舔湿嘴唇，舌头却干得像纸张。她脖子上的脉动清晰可见，仿佛一只小鸟被困在里面。

“不知道。”她忽然一阵哽咽，眼泪流入耳朵和头发。

“代表懦弱。”他说。

几只青蛙鸣唱起来。杰伊打量着几近赤裸的囚犯，打量着那闪着防蚊液的苍白肌肤。这算是他的小小善举，因为他非常厌恶红斑。蚊子在她周围形成一圈狂乱的灰色风暴，但没能登陆。他再度离开座位，弯身喂她喝了点水。大部分水都从她的嘴角流掉了。发生性接触不是他的目的。他连续三个晚上将她带到这艘游艇上，只为能和她单独谈话。他注视着她的裸体，期待那会变成凯·斯卡佩塔的身体，最后他气愤极了，因为这不可能，因为斯卡佩塔绝不会彬彬有礼，因为斯卡佩塔绝不软弱。他内心有个狂躁的自己害怕失败，因为斯卡佩塔是狼，而他只捕捉羔羊。而且，他老是想不出那个完美的字眼，那个字眼。

他知道鱼箱里的女人不可能让他想起那字眼，她和以前那些人一样。

“我快失去耐性了，”他对羔羊说，“我再问你一次，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个词是什么？”

她艰难吞咽着，努力开口说话时的声音让他想起破损的车轮轴，话语仿佛堵塞在她的上颚骨。

“我不懂，对不起……”

“别他妈的客气了，听见了吗？我得说多少次啊？”

她脖子的小鸟慌张地扑棱着，泪水汹涌而出。

“到底是什么词？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别说你很害怕。你是个老师，至少应该想出五个形容词。”

“我觉得……我觉得我认命了。”她啜泣起来。

“你觉得什么？”

“你不会放我走，”她说，“我已经明白了。”

3

妮可感觉斯卡佩塔那难以捉摸的机智就像热闪。它不像普通闪电那样伴随着夸张的雷声，而是一道道无声的闪光。母亲曾告诉她说，那是上帝在拍照。

无论你做了什么他都会拍下来，妮可，所以你最好乖乖的，因为总有一天“末日审判”会到来，那些照片将到处流传。

妮可上了高中就不再相信这种事了，但她那沉默的伙伴，她的良知，或许永远不会停止警告：恶行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妮可认为自己的罪恶还真不少。

“罗比拉德学员？”斯卡佩塔说。

妮可被自己的名字吓了一跳，心思回到冷飕飕的餐厅和坐在其中的同学们身上。

“告诉我，假设凌晨两点电话忽然响了，有个非常紧急的犯罪现场需要你去处理，而你刚喝了几杯，这时你会怎么做呢？”斯卡佩塔问她，“我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每当发生重大案件时，绝没有人愿意置身事外。或许我们不愿承认，但这是事实。”

“我不常喝酒。”嘘声四起，妮可一开口便后悔了。

“老天，你在哪里长大的？主日学校吗？”

“我是说，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妮可的声音渐渐变弱，好像拖着哭腔。她从不曾离开孩子这么久。

一片令人难堪的沉寂笼罩着餐桌。

“嘿，妮可，”卜派说，“带你儿子的照片了吗？他叫巴迪，”他扭头告诉斯卡佩塔，“你该瞧瞧他的照片。真是个小家伙，骑着匹小马……”

此刻，妮可可没心情把这张钱包大小、因她不断摩挲而发黄变软，连背面签名也模糊退色的照片传给众人观赏。她只希望卜派能换个话题，让她归于沉默。

“你们当中多少人有孩子？”斯卡佩塔问。

约有十二个人举手。

“这份工作最令人痛苦的一面，”她指出，“或许也是最糟糕的一面——也许我该称它为使命，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保护所爱的人，还是难免对他们造成伤害。”

不是热闪，而是丝绸般的黑暗，触感冰冷但柔滑舒适。妮可望着斯卡佩塔，心想。她很温柔，在无畏、睿智、热情的外表下，善良慈悲。

“在这份工作中，人际关系也会成为致命因素。或者说往往如此。”斯卡佩塔继续说。她只想好好授课，对她来说，分享自己的想法比碰触那些惯于压抑的情感容易得多。

“医生，你有孩子吗？”来自旧金山的犯罪现场技术人员丽芭问。她又耍了杯柠檬威士忌，口齿已有些含糊，说话毫不委婉。

斯卡佩塔犹豫片刻，“我有一个外甥女。”

“噢，是啊，我记起来了。她叫露西，经常上报。我是说，以前……”

鲁莽的醉鬼。妮可暗暗恼怒，在心中斥责。

“是的，露西是我外甥女。”斯卡佩塔回答。

“联邦调查局探员，电脑专家。”丽芭不肯罢休，“后来出了什么事？让我想想……与直升机和 AFT^①有关的。”

^①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美国教师联合会。

是 ATF^①，笨酒鬼。响雷在妮可内心深处炸开。

“哦，我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发生了火灾之类的，而且有人丧生了？她现在在做什么？”丽芭喝光那杯柠檬威士忌，又开始找服务员。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斯卡佩塔没有回答丽芭的问题。妮可察觉到一股倦意和哀伤，有如老家南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和湾流处常见的老柏树的残桩和须根，老迈、残破。

“是不是太过分了，我都忘了她是你外甥女。她现在成器了，好吧，或许以前也是。”丽芭说着甩开垂在醉眼上的深色短发，“可她惹上麻烦了，对吗？”

该死的同性恋。闭嘴。

闪电撕破夜晚的黑幕，有那么一瞬妮可仿佛看见了地球那一端的白天。父亲经常这样告诉她。知道吗，妮可，那就是明天，看见了吗？睁大眼睛，妮可。每个暴风雨的夜晚，望着窗外猛然劈下的如刀锋般白森森的闪光，父亲总是这样告诉她。亮光的另一边就是明天，瞧它去得多迅速，上帝治疗伤痛就是这么快。

“丽芭，回饭店去休息。”妮可的语气很坚定，就像每次对付巴迪闹脾气时那样。“你喝多了。”

“哈，抱歉了，老师的乖学生。”丽芭快醉了，嘴里像含着橡皮筋。

妮可感觉到斯卡佩塔的目光。真希望自己能递给她一个眼神以作抚慰，或者只当为丽芭的粗率道歉。

斯卡佩塔因露西的潜入而产生的含蓄深沉的情感反应，让妮可在震惊之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妒意。和偶像这位天赋、才干远非自己能及的外甥女相比，她无比自卑。她的心痛起来，好像错位的关节被矫正的那一刹锐利的刺痛。每次固定妮可骨折手臂的夹板脱落时，母亲总这样轻轻替她扳直。

会痛是好事，宝贝。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表示这条手臂废了。你不想这样，对吗？

不想，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①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 美国烟酒枪械管制局。

别傻了，妮可，你又不是故意的！

可我没照爸爸说的做。我径直跑进林子里，然后跌了一跤……

害怕的时候难免会犯错，宝贝。或许你跌倒了反而是件好事，周遭雷电交加时你恰好趴得低低的。

4

妮可的童年记忆充斥着狂风暴雨。

那时，她生活在南方腹地。老天似乎每星期都要大发雷霆降下狂怒的雷雨，意欲将地表所有生物溺毙或电死。每当雷声隆隆，发出可怕的警讯，父亲便开始了安全训话，而金发碧眼的漂亮母亲则倚在纱门前，呼唤妮可赶紧回屋，躲进温暖干爽的家，投入她的怀抱。

然后父亲会关掉电灯，一家三口坐在黑暗中讲圣经故事、试看自己能背诵多少圣诗。若能完整背诵，就会得到二十五美分奖赏。不过总是等暴风雨过后父亲才肯给，因为钱币是金属做的，而金属会吸引闪电。

不可贪恋。

当妮可得知凯·斯卡佩塔医生出任全国法医学会训练班的特别讲师，并将在上课第十周，即最后一周讲授死亡调查课程时，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前九周的课程简直没完没了，妮可数着日子，终于等到了斯卡佩塔抵达诺克斯维尔。但令妮可尴尬的是，第一次与偶像相遇竟是在洗手间。当时妮可刚冲完马桶，从厕所出来，边走边拉深蓝色制服长裤的拉链。

斯卡佩塔正在洗手台前洗手。妮可还记得，第一次看见斯卡佩塔的照片时自己非常惊讶，她的偶像不是深色发肤。那大约是八年前的事了，而在那之前她只听过斯卡佩塔的名字，无从知道她金发蓝眼，祖辈来自北意大利，具有部分奥地利边境农民的血统，和德国人一样有着雅利安人的外貌特征。